

尹立敏

## 村戏

小时候，姥姥村里正月可热闹了。大人们或走亲访友，或聚堆侃大山。男孩子们在街上胡同里疯跑滚铁环“抗拐”，女孩子们跳方格跳皮筋踢毽子……

“咚咚咚，咚咚咚”，一阵锣鼓家伙的声响打破了原有的平静，人们知道这是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演戏了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吸溜着鼻涕，像一阵风跑向村东的场院。场院边上有几个麦秸垛，北头有个戏台。大队开大会、放电影都在那儿。

戏台上用苇席三面围挡起来，只留着面向观众的一面。台子两侧各竖着根笔直的沙木杆子，已挂上了汽灯。苇席后面让人感到很神秘，有个戴袖箍的青年站着，不让我们小孩靠近，说是怕丢了唱戏的行头。我和表弟趁人不注意溜了进去，嘿，就是一些破柜子椅子桌子。演戏的都是当村的七姑八姨，三叔四大爷，脸上抹着厚厚的油彩，有的在背台词，有的跟琴师对调，有的闭目养神……

前街的香漫和她娘是宣传队的台柱子。香漫人长得秀气，杏核似的脸，伸向两鬓的细眉下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顾盼间神采飞扬。香漫娘模样与女儿有几分相似，只是身条比女儿多了几分丰腴。娘俩天生一副好嗓子，文革时期，全民大唱语录歌和样板戏，姥姥村的宣传队演不了整台的戏，就演片断，唱三句半。

冬日天黑得早，太阳收回最后一抹余光，清冽的天空出齐了星星，戏台上的汽灯也点亮了。

大队妇联主任是后街品子他娘，穿一件黄军装走上台，背了一段语录后，扯着嗓子吆喝：大伙静静，今下黑第一个节目，《沙家浜》里的《智斗》……

幕布拉开，演草包司令胡传奎的是小刚他爹，演刁德一的是家英他叔，演阿庆嫂的是香漫她娘，三人摆好架式亮相在众人面前。他们的唱念做打有板有眼，幕侧打板拉琴的同样不含糊，配合得天衣无缝，特别是香漫爹云山的京胡拉得那真是令人叫绝。

《智斗》演完了，又演《红灯记》选段《痛说革命家史》，香漫饰演李铁梅，香漫娘戴上假发套演李奶奶，虽然是母女，但在戏台上演的是祖孙，母女的唱功表演都很到位，演完台下一片掌声。那天还演了《沙家浜》中的《养伤》一场戏，沙奶奶与郭建光的对唱。沙奶奶还是香漫娘，至今回想起，我仍然感到奇怪，她怎能唱花旦和老旦两种唱腔，还唱那么好？

饰演郭建光的是一个回乡知青，是姥爷一个远方侄子的儿子，叫援朝。姥爷这个侄子随军南下，在南方某省当县委书记。援朝身材挺拔，嗓门洪亮，虽然唱腔说得过去，毕竟生长在南方，没喝几天家乡水，念白偶尔露出南方味。但他演技认真，很受人们喜欢。特别是香漫，没完总围着援朝转。明眼人看出端倪，娘俩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也很正常。香漫娘那时常敲打闺女：人家爹是大官，没几天就回南方，你得有分寸，别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香漫扑闪一双大眼睛，说：娘，俺有数，别看他是城里人，可他心眼好……

听姥姥说，香漫爷爷有30亩地，家里有十几台织布机，分家时将20亩地给了老二香漫爷爷，剩下的地和织机给了老大云山爹。香漫爷爷染上恶习，家产败光；云山爹靠织机挣了钱又买了几亩地，日子过得像样了。香漫姥爷原是市里纺织厂修机器的师傅，得罪了人躲到姥姥村，给云山家打工。那年香漫娘在织机上织布，闲暇时在村后的山河洗衣裳唱曲：“小白菜呀地里黄啊，三岁两岁没了娘……”她人美歌美，委婉动听的曲儿像清晨的河水一样清亮。村里人说，谁能娶到她那得修三代的福。云山相中了香漫娘，托人说媒，渐渐俩人有了感情，双方商定下这门亲事。1948年，云山爹被乡公所委任了保长，麦季前扔下一家老小，一个人去了台北。解放后，云山娘带着女儿改嫁走了，原本定的亲事成了泡影。香漫娘急得没有办法，云山也没了章程。这时，云山二爹成了村贫协主任，二爹的儿子云同比云山小一岁，从小得上了痨病，瘦得像个麻秆，苍白的脸上有两坨潮红。满嘴燎泡的云山找二爹商议，二爹说，让她跟了你兄弟云同吧！云山知道，自己孤苦无依，跟自己只能吃苦受罪，尽管心里一百个不愿意，但为了心爱的人，他咬咬牙说，中！婚后，云同的病愈发厉害，没几年就命归黄泉。香漫娘贤淑本分，丈夫走后，她侍候公婆，照顾闺女，不止一个媒人上门说媒，她一概回

绝。云山一个人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前屋后住着，但云山从不踏进她家半步，只是在胡同口遇到香漫，脸上立刻堆满笑。他赶李村集回来，都会给香漫买个火烧或炉包。平日里他得闲就喜欢拉胡琴，每当听到云山如泣如诉的琴声，香漫娘紧锁的心就舒展开来……

大队成立宣传队，妇女主任动员香漫娘，她只叫闺女去，后来主任一遍遍做工作，还记工分，她才去的。在一起排戏，天天见面，云山知道她心里有他。面上俩人一如既往，形同陌人，但他为她配琴却十二分尽心，有时她分心唱走了调，他也能随着她的调门调整过来。村里人同情他俩，他俩却自律，没有半点绯闻。

后来，对香漫与援朝的恋爱，云山找香漫娘认真地谈了一回，让她告诉香漫心中有数，但正处在热恋的闺女根本听不进去。村里人说，看见两个孩子手挽手逛栈桥……没几年，援朝参军后上了军校，没人相信他们会有好结局。香漫对娘说，要是援朝不娶俺，俺也要找个中意的！后来，援朝军校毕业成了中尉副连长，与香漫成了亲。香漫领着援朝给街坊邻居送喜糖，头一家就是后屋云山大爹。云山嘴里含着喜糖，甜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眼里闪动着幸福的泪花。没过几年，香漫随军离开了村里，还带走了娘和云山大爹。

## 游山

王咏

## 后视镜

像越来越浓稠的暮色  
越来越薄凉的秋意  
越来越潮湿的视野  
越来越沧桑的记忆  
你奔跑的影子，慢慢地  
被后视镜推开了

那么多年过去后，我依然  
守着半开的车窗  
等一片新雪，悠悠飘落  
看它在融化的瞬间，才得  
以摆脱惯性  
开成一朵清梅  
隐失于，后视镜的盲区



油画《冬日》 林涛

自立秋以来，就和家人约定，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周爬一次山，既可增强自身免疫力，抵抗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又能舒解精神压力。

青岛本就是坐落于山海间的城市，城中有山，山海相依。大的如崂山、大泽山、大小珠山，小的如观象山、小鱼山、北岭山、炮台山等，当然还有离家最近的这座浮山。于是乎，到了惯常的周末，得半日清闲，一家人背包、携壶、荷杖，同游浮山。

初冬的大山没有了春天的淡冶如笑、夏天的苍翠欲滴、秋天的明净如妆，满眼木叶尽脱，山水皆瘦，一派萧瑟的景象，在寻常人眼里，并没有多少可看的光景。山路蜿蜒，行人稀少，两侧的杜鹃，女贞、卫矛，迎春……还有那些叫不上名儿的灌木杂草野花，都蓄起了风姿，仿佛进入了冬眠的状态，静待来年重新绽放。在我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样的词语来描述眼前的景物时，一旁的儿子背出了一首小诗：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王维的这首《山中》描绘的正是初冬时节的山中景色。果然，我们智慧不够的时候，在古人那里总能找到答案。

沿着山路继续前行，登上几级台阶，眼前豁然开朗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汪湖水，名曰高山湖。一下就联想到了刘禹锡的那句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虽然浮山不如崂山那般充满仙灵之气，这所谓的“高山湖”也并不如北九水那般别有风姿，但它们依然在这寒风初起的冬日给人们庸常的生活平添了一丝意趣。水中有鱼，不畏水寒，依然作逍遥游，倏尔踪无，好不自在。湖中的野鸭嘎嘎叫着，循着人声游了过来。一只孤独的水鸟站立于湖边，望着白茫茫的水面上那一队排成整齐一字形的野鸭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展开宽大的翅膀，扑棱扑棱地掠过水面，画出一圈圈的涟漪。

继续前行数里路，到了一山涧开阔处，但见众人提桶排队，围着一泓山泉取水。问一老人，答道：这是天然山泉，常年流动，稍经过滤，可泡茶，亦可煮粥，其味甘甜，是自来水所不能比的。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总是最慷慨最无私的。也许是离城市太近的缘故，处处都能感受到浮山浓浓的烟火气，或者说，它离人间的世相很近。山路上走着汲泉打水的居民，山顶上有探险登高的背包客，林间有先人长眠的墓地，山脚下是尘世的万家灯火。

越近山顶越陡峭，及至山顶主峰，已是黄昏时分，虽然海拔不高，但视线极好。坐在山顶的一块巨石上，俯瞰一城灯火星星点点，另一侧则是沐浴在夕阳余晖下的旖旎海岸线，顿觉一路攀爬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并不凛冽的冷风拂过耳畔，一种淡淡的孤独感在心头升腾而起，不由得就想到了那个“一生只做一件事”的明代旅行家徐霞客。记得《徐霞客游记》“游黄山日记”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初四日，兀坐听雪溜竟日。”那一天，山下的我们，正忙着追逼功名利禄，而几百年前的徐霞客却坐在黄山绝顶，用一整天的时间什么也不干，独自坐着倾听雪融化的声音。他真的只是在听雪吗？那一天，他又想了些什么？他端坐山顶，不作一语。他眺望星空，身心澄澈。

在古代的古典文字里，经常会发现古人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。比如柳宗元笔下的“小石城山”，苏轼笔下的“石钟山”、“庐山”，王安石笔下的“褒禅山”，袁枚笔下的“黄山”。这些山川承载了文人的情感和理想，又被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考古、登临、咏怀，但它们却丝毫不动声色，只是默然耸立在那儿，在浩渺的时光里，在苍茫的大地之上，任后人去攀爬，去附会，去评说……

在城市的四季里，让我们一起登一座山，在山上遥望畅想，期待冬天的雪、春天的花、夏天的细雨，还有秋天的落叶……

小孩子眼中的世界和大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。

“妮儿，不要看了，再看眼睛就花了，快睡觉了！”外婆总是在我看雨的时候这样呼喊我，虽然是催促，但是外婆的语气常常是活泼的，有时候奶声奶气的，像一个有着银白头发，但是和我同龄的小朋友。

这样的感受是在我来到异乡上学时，再次看到雨，一帧一帧地翻阅脑海中记忆的影片时才品味到的，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呢？

在看雨。

童话故事里的雨，是春天的精灵，是花妹草们的知心大姐姐，是耕作的农民伯伯们的开心果，是公主与王子相遇的朦胧气氛制造者。

不过这个时候的我，只是在看雨，没有其他的梦幻的联想，只是呆呆地、下着劲地要将眼睛挤进细细的雨丝中，随它们一起在空中短暂停留，无怨无悔地冲进泥土之中。

农村的一切东西，几乎都是没有修饰过的，原始的纹理，朴素的颜色，简单地组合，就是一种淳朴的艺术了。也正因为这样，院子中这里冒出的绿芽，那面种的梨树，自由不羁的石头台阶缝隙中安静生长的绿苔，也不会显得突兀荒芜，反而增添了院子里的生机。

我们家院子的外边，是有些陡的土坡，外婆养的大公鸡老母鸡还有小鸡仔们喜欢往上面跑，人从底下的路穿过时，如果突然有一捧土飞扬而下，不用说，就是这群坏家伙的恶作剧，每次它们看到自己的恶作剧成功后，就会快乐地扑棱翅膀。那条土坡下，是一条小小的、浅浅的溪水，不知道来源，不知道末端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，长大后的我就只能看到它留下的一道浅浅的沟，后来这浅沟也被落叶堆满了，雨季的泥土被随意地冲走带来，掩来覆去，我便再也找不到它了，很多年之后想起来，只是心里淡淡的有那样一个印象。

院子的正前方，有一棵樱桃树，旁边是我二姥姥的桑叶地。

夏天的雨，不冰，是微凉的，打在身上刚好可以消散暑热，但这样会生病，不听话的小孩子才会淋雨，生病就是对他们的惩罚，听话的小孩子是像我这样，坐在屋檐下门前的小木凳子上，安静地听雨打在樱桃树上，落在桑叶地里，流入浅水沟中，不觉得就起了一点小小的心思，再看它们的出生、生长、衰老、落入尘土，就不自觉地将

头低下来，很多年以后想起来，竟觉得是心事重重的模样。

雨是云的孩子，它们的兄弟姐妹各个长的都不一样，有像姥姥针线盒中的丝线样的，有像外公常常和我玩的玻璃球样的，有像电视机里好看的女演员留下的泪珠样的，也有像早饭中煮的软糯香烂的豆花样的……它们都很漂亮，一滴一颗一丝一点都是美的，晶莹透亮，像冰块，却更多了活泼灵巧；像亮闪闪的宝石水晶，却更多了朴素自然。它们从空中飞驰下来，像是一个个小小超人，一头扎进泥土中。

夏天的农活繁重，这样的雨，常常给这个小村子带来休息的惬意，清清凉凉的天气，雨打在房檐、树叶、溪水上的声音，轻声细语地催促着人们进入梦乡。

姥姥说的对，盯着雨看，眼睛会花的，眼中的世界都被雨打湿了，有的颜色被这雨水晕开，汇成一小片水渍，那丝丝缕缕、若有若无的色彩，柔弱无骨地在水中盘旋打圈，像飞舞的仙女的轻纱衣角，一荡一荡地，把我牵进了她们的舞蹈，脚下踩着洁白的外圈闪着金光的祥云，身上不知何时也被披上了晶莹的轻纱，同仙子们一起翩翩起舞，好不欢乐。

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躺在床上了，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，带着姥姥的气味，因为下雨，也混上了潮湿的、泥土的、青草的气味。屋子里只有墙上挂着的一个小灯泡在发光，不声不响地散发着橘黄色的光芒，整个屋子里的气氛也因此显得柔和而亲切。慢慢地坐起来，揉着眼睛，从窄窄的门口望过去，姥姥正在灶台边忙活，黑乎乎的灶口，衬得柴火的光芒更加明亮，“啪嚓”，是一条小小的、浅浅的溪水，不知道哪里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，长大了我就只能看到它留下的一道浅浅的沟，后来这浅沟也被落叶堆满了，雨季的泥土被随意地冲走带来，掩来覆去，我便再也找不到它了，很多年之后想起来，只是心里淡淡的有那样一个印象。

“妮儿，你醒了！”

姥姥的声音从灶台那里传来，渐渐地近了。

“说了不让你看雨了吧，看的都趴在膝盖上了啊，你又不是那草啊苗啊的，淋雨了可是会生病的。”

姥姥这样说着，轻轻地捏着我的脸，经常干农活而变得粗糙温暖的大手，慢慢地把我因困睡而出汗打湿的碎发往后带过去，我静静地看着姥姥，就像她看我那样。

如果眼睛会说话，那么我姥姥的眼睛就会唱歌，日照带来的深肤色，衰老带来的皱纹，疾病带来的视力下降，都藏不住姥姥眼睛中的光。像婴儿一般的纯净，对这个世界有大大的好奇和善意。岁月给予了这双明亮的眼睛温柔的眼神，而这双眼睛的主人内心永远不变的童心，又给它加上了活泼的神态。

可是这双眼睛中，现在却有了满满的担心和怜爱。

这是因为，我一直都知道。

小孩子很难做到的事情就是，我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，容易做到的就是快速地遗忘。

所以我从不往姥姥眼神的深处望去，像这样，我好像就会一直停留在下雨的这天，任由那雨珠砸在房顶或是与土地融合，灶台中的火柴熊熊地燃烧自己的生命，大铁锅中的面汤焦急地翻滚着，水蒸气升腾消失又出现，这一瞬间，都慢下来了，我只能看到姥姥眼中生肌的跃动，听到我体内的小小心脏平稳地跳动，余光带到那一根快要变成矮子的蜡烛摇曳的烛光，什么都静下来了。

“轰隆——”

一声闷雷又将思绪吓了回来，一切声音又重新从我脑袋旁的两个洞中汇集在了一起，互不相让地闹了起来。

姥姥呢？

再看时，却又是她的背影了，从前，这样的身影印在了我母亲的眼中，暖了她的

心；现在，这样的身影映到了我的眼底，氤氲了我的画。

一场又一场的雨，下了又停，地上的水泡了又起，庄稼收了再种，有的化作土的一部分了，有的人雪白的银包裹住了头发，有的人终于够到了柜子顶的砂糖。

青山不会长大，不会变老，它看惯了人的生长，却从未有过乏味。可孩子们的世界在外边，在远离青山的地方，青山就站在那里里送她的孩子们远行，沉默无语。

这一次，是我留下了背影，一如十几年前我的母亲，孩子们的背影总是单薄，背影总是飘飘忽忽的，远了，消失了。

我扭过头，姥姥还站在那里，那个我刚才也站过的地方，车越开越远，她的身边渐渐有了老爷爷古树、李家的小房子、通往我二姥姥家的土路、我们家的那片农田、高高的蓝天、几缕漫不经心的云，也是这样的，渐渐地，我的姥姥，也成了这幅逼真的水彩画中的一个景，但却被我心底的雨，晕染开了身旁的色彩。



## 书房

我去北大读书的时候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。那时大学毕业后统一安排工作，房子也由所在单位负责分配，加上那个时代人们对物质的要求普遍不高，所以我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有关住房的问题。我的第一个单位是国家图书馆。当年新馆刚刚建成，一下子接纳了全国近百名应届毕业生。大家住在单身宿舍楼中，每屋三人，共用厕所和盥洗室，除了硬件设施稍微好些，其实和大学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三年后我调到文化部机关，依然在国图单身宿舍借住。一直到结婚后，部里才分配给我一个单独的住处。准确地说，那算不上是一个单独的房子，因为那套两居室由我和另一个年轻人合住，一人一间，而厨房、客厅和卫生间等都属于共用区域。那时我朋友众多，经常聚一帮人在周末胡吃海喝，加上同住者另有住处，所以那套两居室基本上一直由我使用。几年后我调到了一家出版社，原本单位答应给我一套房子的承诺，因情况变化而成了空中楼阁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才意识到，自己成了一个无房户。在此后的几年里，我到处辗转租房而居……

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在文化部那套与人合居的宿舍里写成的。那段时间，我已经办理了调动手续，每天回家，房门上都贴满了后继者催我搬家的“最后通牒”。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渐生了拥有一间书房的幻想。我想象中的书房大致是这样的：不宜大，十几个平方即可，一排无门的柜子，胡乱地码放着一些并不常读的书籍。昏暗的屋角有一张桌子，无论白天黑夜都需要台灯的光照。而一张阔大的落地窗前，有一个足以让人深陷的沙发。温和而充满悲悯感的秋阳越窗而入，我长久地坐在那里，漫想或远或近的往事……我把这个想法给一位朋友说了，他立即嗤之以鼻：我劝你在放沙发的地方搁张床，一个连住处都快没有了的人，居然还有心思谈什么书房……

但我终于还是拥有了一个书房：在经历了多次租房的痛苦之后，我便用刚到手的几笔在当时颇算可观的稿费，加上多年的积蓄，在紧邻北四环的某小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。房子的面积并不算大，但我执意选择了三居室的户型，目的就是为了一间自己的书房。十平方米的书房内，我煞有介事地添置了书架和书桌，想象中用来冥想的沙发换成了一张沙发床——尽管我羞于承认，但事实上它确实完全不像一个书房。书架上除了朋友送来的作品和出版社的一些样书，所陈列的多是洗漱用具和各种各样的杂物，那张沙发床从来就没有以沙发的形态存在过，它自从被送进家门，就摆放成了一张单人床，供远道而来的亲戚和醉酒的友人留宿之用。我搬家